

不再染发

龚静

甲辰5月蔷薇花开的某天,回复旦给中文系面向社会招生的创意写作班作了一次讲座。我说好的作品和人一样,就像一棵树。课程结业时应邀寄语学员们,就专门录了一个小视频。当然也会略修饰捋飭一下,穿上黑白旗袍和白外套,看上去精神一点,不过头发还是保持平日样子,初冬时染过的头发早已露出自然生态的白发。已决定不再染发,所以也不因录视频而去遮盖。一位毕业多年的学生看过后留言:老师,你也有白头发啦,我也开始有了。看了莞尔,回复她:早就有了呀,那时教室里没见到,是染了呀,如今才是真实的发色。学生四十多岁了,有白头发是正常的。我这年龄没有白发才是不正常或例外。听她言语间有点伤感,也许白发提醒着她华年流逝,不过于我伤感毫无了。

一旦决定不染发,轻松很多。这些年都是自己在家染的,用一种植物粉剂,以水搅拌,由先生相帮,涂抹至头发,辅以电热帽子敷热一小时左右,静待片刻,清水洗之。染发剂很难洗,树汁般,反复冲洗,擦干仍然手染绿色,了解乃其特点,不能那么洁癖,吹干过夜,枕上最好垫布,否则翌日醒来,一

枕朦胧苔绿,还颇难净。虽然这个过程不过俩小时,但滴滴答答湿湿漉漉的,颇不舒意,每每都凿凿而言下次不染了,待染色褪得差不多了,还是没忍住镜子里灰扑扑的发色,明镜悲白发倒不至于,毕竟白发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了,不过终究有些瞬间的青丝恍惚,于是纠结地重复那不舒意的过程,再次让白发不那么明晃晃。虽晓得不过几月的好景,且好景也并不充分,日复一日地白发哗然也是必然的。何必不能全然接受白发呢,你知我知天地皆知的,黑发就一定显年轻吗,看起来年轻些是一定要的吗,曾经年轻过,已然老去,就不做心知肚明的徒劳了,那就让当下什么是什么吧。

回想曾经黑发光泽明亮时,还不那么珍惜,觉得黑发浓郁太显重量,还曾经去染过金棕色,似乎更配合大地色系服装,还自感头部轻盈些。头发也任由你折腾它,虽然有时干枯、有时分叉,似乎等着你或回心转意或后悔莫及或无可奈何花落去,总会有一种情绪等你袭上心头。还说来就来,倏忽间真到了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时,想挽住时光里的黑亮,于是纠纠缠结地一染还是再染,又不想黑得太假,黑得和岁

月的皱纹肤色不搭调,还得棕色咖色低调一点。一个染发行为,也可以涟漪波澜的,其实明知不可能、没必要,可是一句随它去吧,还要等一段日子再等一段日子的,好像在日子里寸寸后挪,分分地心理建设。好了,全然放下,也终于可以看到此刻真实的发色。倒是很期待发色越来越白时,还能与之共度余生。

这边厢初老的人们在染不染黑发的纠结中,那边厢一些时髦中老年女性以一头明显染白的头发作为“卖老”时尚,日常打扮,街拍视频引流,直播卖货,颇有白发红唇人生又赛道的豪情。发丝虽轻,托得起各种重量。如今虽无历史上“留发不留头,留头不留发”的惨烈,但黑发白发还是颇令人心心念念。十几年前在沪上某医院针灸时,就看到三十几岁的小伙子专程来针灸白发,至于吃黑养黑的食材也是颇为畅销的,大概心里也明白,自然规律非一般能破,但譬如不如也是好的呀。

去小区理发室烫发,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来焗油,见她手脚麻利地在脸上抹药膏,说防过敏,药膏抹完,静待几分钟,才可以染发。看她发色颇

黑,似不必如此折腾。她双手绾起头发,揽镜自照:我自己看得见的呀,不过肯定要和白头发和解的,但现在不行,我还在圈子里混呀,人家看到会奇怪的。闻之既理解,人要顾及社会形象;也略费解,既是圈子,必较熟悉,头发黑不黑,圈内人大概其实不会太在意。说到底,在意的还是自己。

其实颇为赞赏一头自然发色,或黑白夹花,或银色满霜,仪态干净自然的人,无论男女。窃以为如此这般其实并不容易,其间大有关乎人生、生命、时光、生死自然规律的态度和省觉。花自飘零,蛮好;水自流,也蛮好。

不刻意,自然,其实最难。诸多风霜雨雪,是自然;诸多春耕秋收,是自然;诸多生长枯萎,也是自然。

一件染不染发的事体,心里也会反复纠结。生命渐衰,顺其自然确乎是要紧的功课。人总想抓住点什么,毕竟曾经生命力健旺,不过还是放轻松,不必做作业“卷”自己。比如白发,只会增多不会减。想染,就染;不想,就不染。心念放松,其他也不那么紧张了。

蛙声作管弦

宫凤华

初夏夜晚,小区里的一方清水塘时时传来清脆悦耳的蛙鸣声。起初是零星几声,接着便连成一片,此起彼伏,奏响夏夜乐章。

蛙鸣和童谣、民歌一样,清新悦耳,温润乡愁,沁入人心。透过飘忽的蛙鸣,我眼前好似浮现出母亲芦花般纷扬的白发,家乡古窑般静默的老屋……麦香弥漫、菜籽金黄的季节,故园的田野阡陌间便传来潮湿的蛙鸣,时而稀疏如古刹晨钟,时而繁密如急雨骤至,时而舒缓如小河淌水,为恬淡平和的乡村生活涂抹了一层暖色。

怀想儿时夏夜结伴捉流萤、捕青蛙的片段,心就哗啦啦地潮了一片。那盈盈灌耳的蛙鼓,激昂亢奋地聒噪着,

将落寞的静夜和旷野,喧嚣得如同白日一般生机勃勃。

皓月当空,人们聚于小木桥上纳凉。说古论今中包裹四野蛙声,那情景便有了一种诗的韵致。清风似少女的纤纤素手,缥缈的蛙声如苏州评弹,穿过朦胧月色,袅袅娜娜。

某日,我去溱湖湿地,看着眼前木桥苍老,夕照凝脂,流水娇柔,牧笛轻飏,麦秸草屋,心中乡愁汨汨流淌。这时,四野蛙声铺天盖地而来,如一部雄浑的乐曲,令人沦陷其中不能自拔。“蜃气为楼阁,蛙声作管弦。”让我们走出喧嚣和浮躁,让如水的蛙声荡涤胸中的郁结,让心灵充盈着久违的温润和感动。



渔光曲 李海波/摄

节气:大地的折痕

张艳森

用立春的暖风划线
止住冬寒
万物初醒,新绿染山川
用雨水的润泽划线
止住干涸
绿意婆娑,细流织罗缎
用惊蛰的春雷划线
止住沉寂
虫鸣以和,歌声漫田间
用春分的日光划线
止住混沌

平分春色,燕尾剪蓝天
用清明的细雨划线
止住哀伤
缅怀与希望,新柳拂堤岸
用谷雨的忙碌划线
止住荒芜
布谷催耕,夏日启新篇
每个节气
都是大地的折痕
那边春天收拢清冷的残雪
这边夏天铺开滚烫的蝉鸣

乡愁点点

王永青

作家秦瘦鸥说:“每次想到家乡,就像是想到了自己幼年曾经睡过的摇篮一样,令人有无穷的眷恋和遐思。”去年腊月,父亲走了。春节并未回老家,而是在珠海和孩子一起过节,除夕在饭店吃了年夜饭,年初一去了海边看日出,还跟着小辈们游览了风景名胜。但无论过得多么丰富多彩,我还是想念老家,除夕初一的水饺,以及父亲熬的猪皮冻。

这种想念持续至今,不久前,我和妻子商量着想回老家种地,“出门打工

这么久,总觉得心像是在空中悬着,没有着落。”尤其是父母离世后,老家的老屋空了,但我总在不经意间想起,院中盛开的月季和三棵婆婆的花椒树,屋檐下呢喃的燕子、街门两旁成行的韭菜……它们无时无刻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或许就如陈之藩《失根的兰花》写的那般:“花搬到美国,我们看着不顺眼;人搬到美国来,也是同样不安心。这时候才记忆起,故乡土地的芬芳,故乡花草的艳丽。”